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第20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第20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 陋巷
- 逝海
- 废墟中环
- 花近高楼
-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 我的女儿
- 男儿当自强
- 红鼻子
- 空笼故事
- 荷珠新配
- 自烹
- 暗恋桃花源
- 花与剑

ISBN 978-7-5001-1744-5



9 787500 117445 >

全套定价：1200.00元

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

本卷主编 沈玲

第
20
卷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第20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主编;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4

ISBN 978-7-5001-1744-5

I. 中... II. ①刘... ②胡... ③徐... ④中...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9852 号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策划编辑 / 宗 颖

责任编辑 / 李 效

封面设计 / 大象工作设计室

排 版 /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 山东人民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规 格 /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42.75

字 数 / 52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000

ISBN 978-7-5001-1744-5

全套定价: 120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默然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德	王育生	王福麟	毛金钢
方梓勋（香港）	田本相	朱以中	刘 平
刘厚生	刘锦云	孙德民	杨绍林
李默然	余 林	沈 玲	宋国锋
张 明	邵钧林	林克欢	欧阳逸冰
郑邦玉	郑振环	赵有亮	赵瑞泰
胡 可	荣广润	徐晓钟	黄美序（台湾）
黄维钧	穆凡中（澳门）	戴英禄	瞿弦和

主 编：刘厚生

胡 可

徐晓钟

副 主 编：王永德

王福麟

分卷主编：王永德

王育生

刘 平

朱以中

余 林

沈 玲

黄维钧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

卷次表

第 1 卷	(1907 ~ 1929 年)
第 2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
第 3 卷	(20 世纪 30 年代 [II])
第 4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
第 5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
第 6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II])
第 7 卷	(20 世纪 40 年代 [IV])
第 8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
第 9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
第 10 卷	(20 世纪 50 年代 [III])
第 11 卷	(20 世纪 60 年代)
第 12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
第 13 卷	(20 世纪 70 年代 [II])
第 14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
第 15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
第 16 卷	(20 世纪 80 年代 [III])
第 17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
第 18 卷	(20 世纪 90 年代 [II])
第 19 卷	(2000 ~ 2007 年)
第 20 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目 录

第 20 卷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陋巷	姚 克(1)
逝海	袁立勋 曾昭柱(69)
废墟中环	潘惠森(111)
花近高楼	陈尹莹(165)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杜国威(247)
我的女儿	周树利(337)
男儿当自强	李宇梁(355)
红鼻子	姚一苇(379)
空笼故事	黄美序(459)
荷珠新配	金士杰(503)
自烹	张晓风(543)
暗恋桃花源	赖声川等集体创作(589)
花与剑	马 森(655)
后记	《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编辑部(675)

陋巷■

(八景话剧)

姚克(香港)

人 物 表

杨复生
曾癭公
王 伟 (可望)
王亚梅
李 权
陈 兰
亚 仙
扭计华
白 萍
马骧精
矮脚炳
歪嘴洪 (即豆皮洪)
梁 彩
王式辉
钱妙英
霸王添
王亚荣
帮 办
警探甲
警探乙
警探丙
水 兵
氓 民

第一景

时 间 现代——夏天，将近日落时分

地 点 九龙城寨西头村

[在数年前，九龙城寨是个著名的无法无天的区域，犹如战前天津的“三不管”。这里的建筑全是木屋，街道是泥地，一下雨遍地都是泥浆。整个区域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只有街旁的沟渠，淌着污浊腐臭的黑水。号称“白粉街”上的吸毒档口，敞开着大门，“道友”们在里边“追龙”，“吹口琴”，“放高射炮”，或在胳膊上“打虎”；过路的对他们看，他们简直旁若无人，一点没有顾忌。在白粉街附近还有几条街，公开地开着赌场，烟格，脱衣舞场，和各种色情的“架步”；香肉档在铺门口吊着整只剥光了皮的狗，只剩下尾巴梢上一撮黑毛，号召吃客们来尝尝异味。

[在过去几年中，迭经当局的厉禁和警方的扫荡，公开的脱衣舞场、赌窟、烟格和香肉档早已销声匿迹，从前简陋不堪的木屋，大半已改建为洋式楼宇，烂泥的街道也用混凝土改筑，变成了比较坚实的道路，虽然许多住户仍在用火油桶挑水，电灯却已普遍地取火油灯而代之。从表面上看，这个地区的确是进步了，改良了。但事实上，它的阴暗面依旧存在，街道虽已改观，可是地上仍然潮湿，污秽，路旁的沟渠里仍旧潺潺地淌着乌油似的污水，两边的房屋距离不过几尺；有些房屋的二楼向外突出，几乎和对面的楼宇相接，有些索性改建为过街楼，阻塞了整个上空。比较宽阔的街上都密密层层晾着衣服，湿漉漉地滴着水。所以，即使在烈日当空的夏天，这些街道仍然是一片阴暗，潮湿，像不见天日的鬼市。

[用“鬼市”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地区，实在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到衙前望道西头村大街口，向里一望，你立刻会感觉到，里

边的阴暗和外边的明朗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宛如阴阳的分界。如果要进去，你必须一步一步循着狭窄的台阶往下走，犹如降落到地窖去一样。其实里边的地平比外边低得并不多，但在感觉上，你好像走进了地狱。

〔一进入了这低洼、潮湿、阴暗的地区，你首先接触到的是一阵扑鼻的霉蒸、污浊、腐烂的臭味。你眼前所见到的景象和香港其它贫民区没有什么分别：小店铺、麻雀馆、小型工场、小饭馆、广告招牌、商店招牌、招贴，赤裸裸在街边玩的小孩子，挑水的苦力，赤着膊在工作的男人，坐在门口做活计的女人，翘起了光光的脚板丫子在门口打牌的男男女女，鸠形鹄面躺在床位上的白粉道人，……还有那些坐在门外板凳上的私娼，搽着一脸的脂粉，敞开着胸前的钮扣，三五成群的聊天，看见过路男人，裂着嘴用下流话来兜搭，蹲在大街台阶旁的“带街”，眼巴巴地向过路人招揽生意……。不过，这里的一切比其它藏垢纳污的区域更低级，更暴露，更粗犷，也更阴暗。

〔上面所说的是这个地区的鸟瞰，观众所看见的仅是这活地狱的一个角落——白粉街侧边一条曲尺形的陋巷。这条巷实际上是一系列参差不齐的水泥台阶，既狭窄，又没有街灯，上空晾着的衣服，掩蔽得整条巷更阴暗。循着阶级向上走，迎面是一堵墙，上面写着“XX麻雀娱乐馆”七个红漆大字，还有横七竖八的招贴，沿墙根向舞台右方拐弯上去，就是有名的“白粉街”了。

〔开幕前，乐队奏 Klachaturian 的 Concerto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2nd Movement: Andante con anima, 或 Liszt 的 Fantasia quasi sonata 的第一节（或情调相似的其它现代乐章）。约三十秒钟后，幕渐渐升起，音乐淡出至调底，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麻雀牌声和收音机播出的粤曲。二三秒钟后，忽闻一阵窸窣的皮鞋声；杨复生拿着一本手册和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子（曾瘦公）在台阶上出现，一步一步走下来。曾瘦公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五十岁，可是他的头发已经白多黑少，仿佛是六十开外的老翁。他的脸瘦削得只见突出的眉棱、双颧和颧骨，脸皮黄里带青，上面薄薄地浮着一层灰色。他那双眼睛昏暗得好似枯干的油灯，只有在吸足了白面儿之

后，才会偶然发出从前的光芒。他身上的夏威夷衫又旧又脏，好像破庙里神龛前的帐幔，裤子虽然是西式，可松散皱褶得倒像一条洗千未熨的中国布裤，脚上的皮鞋和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那一双不相上下，不过他的是短统，而且鞋跟早经踏倒，兼有拖鞋之用。

〔在这个区域里，曾瘦公可以算得数一数二的高等知识份子。凭着他的社会经验和锐利的观察力，他和人家初次见面，往往就能猜中他的家世，职业，经济情况和家庭环境，甚至能够一语道破人家心里所想的念头。所以左邻右舍的人对他都有几分敬畏，管叫他“真阴功”或简称“阴功”。

曾瘦公（边走边说）上边儿的白粉街，狗肉档，脱衣舞，这些“架步”你都看到了。现在我带你到这十几层地狱的角落儿去。（在台阶下层的平台上略停）我住在这条死胡同里，左邻右舍一齐只有四户人家。你先看这儿的外景，我再说底根儿给你听。

〔杨向周围巡视了一下，同时在手册上振笔疾书。瘦公引他走下台阶，向左拐弯，走过中屋，到左边木屋门口。

曾瘦公（幽默地）这就是我的公馆。如果想见识见识道友的标准洞府，你不妨参观一下。让我先进去点洋蜡。

〔他领先走进去；杨见里边黑乎乎地，踌躇到瘦公点好蜡烛他才跨进去。他的剪影在门框中，映着荧荧的烛光，显得非常凸出。曾瘦公虽被墙壁所蔽，他的影子却憧憧地在那破旧的窗帘上晃动。

曾瘦公（声）你先请坐。我到间壁去讨点茶水。

杨复生 别客气。刚喝过茶，一点儿不渴。

曾瘦公（声）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杨坐在近门口的凳上，露出半个侧影在门框里。

杨复生 这条胡同里住的都是道友么？

曾瘦公（声） 呐！那边儿就是一个。

〔孤灯投射在屋门外，只见一个二十来岁，脸色灰暗，工人模样的青年，穿着一件汗背心和漆痕斑烂的工装裤，有气无力地坐在一张破竹椅上，闭着眼睛，好像在养神。杨自左门口探头出来，

向右窥望。

杨复生 他是做什么的？

曾瘦公（声） 他原来是个油漆工人，叫李权。我们都管他叫“靓仔权”。

杨复生 （将名字记下来，嘴里念诵着）靓仔权。

曾瘦公（声） 他父亲是个排字工人，早就死了。前年他娶了老婆，想多赚几个钱，白天做了还要开夜工。日子久了，身体顶不住，用“高射炮”来提神。没想到一抽就上了瘾。

杨复生 他怎么这样糊涂呀？

曾瘦公（声） 家里开销大了，物价又涨了。教他有什么法子呢？

杨复生 情形确实不简单，牵扯着复杂的社会问题呐。

曾瘦公（声） 对了！抽白面儿本来是个社会问题嘛！后来，给掌柜的知道了，把他辞了工。他只能耗在家里，靠母亲替人家洗烫衣服，做些活计，对付着过日子。

〔这时一个削骨脸的瘦小家伙在台阶上出现。他肩膀上搭着一件褪了色的夏威夷短袖衫，和下身那条火刺刺的橙黄柳条布睡裤，很不称配，脚上拖着一双厚帆布横梁的木屐，嗒啦嗒啦地走下来。〕

杨复生 这是谁？

曾瘦公（声） （一听脚声就知道）他是马广，外号人称“马骊精”，是个做字花的“艇仔”。

杨复生 兜揽人家买字花的？

曾瘦公（声） 对了。

马骊精 （下了台阶，边说边向李权走去）靓仔，我不是跟你说，“安士”守厂，不出三日一定有“火官”么？你偏要打“明珠”。

李 权 （没精打采地）可是昨儿的中厂已经出过“火官”了。

〔这时黑乎乎的楼梯脚边忽地闪出一个矮小猥琐的人物来。他披着一件捉襟见肘的旧灰布短衫，下身一条黄斜纹短裤，趿着一双车胎底的胶拖鞋。鸠形鹄面，头发像飞蓬似的，看去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矮脚炳。〕

矮脚炳 怎么？顶头儿又出“火官”了？

马骊精 出的十九号“艮玉”，可不是“火官”的替身么？

矮脚炳 (向权) 哈! 你打大老婆, 偏出了小老婆。(向马) 好久没出过“艮玉”了。我看, 晚上“兜底”都说不定。

马骊精 (念诵花会书上的口诀) “禁死八九日, 一来必旺堆。”你有胆量就追, 没胆量压根儿不用想发横财。

矮脚炳 好。我就追“艮玉”。

马骊精 (一边在字花条上写号码, 一边向李权) 你打什么?

李 权 一个镢子都没有, 打什么呀!

〔马骊精将写好的字花条子递给矮脚炳。〕

矮脚炳 (掏出一个辅币来) 只有一个花旗斗零。到街上换了给你。

〔他和马骊精走上台阶去, 一眨眼不见了。〕

杨复生 这个三寸丁是谁?

曾瘦公 (声) 他叫矮脚炳, 姓徐。原来是卖水果的小贩, 现在给这儿的“私寨”“带街”。

杨复生 这儿还有私寨?

曾瘦公 (声) (他手的影子指着右方) 那边就是一个。

〔弧灯投射在右屋楼窗上, 白萍在窗口出现。她拉开窗帘, 吸了一口香烟, 接着伸了个懒腰。〕

杨复生 唔。看样子就像个风尘中的人物。

曾瘦公 (声) 你看错了。她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陨星呢! 十几年前她是个影剧双栖的名演员, 不知赚过多少钱, 更不知道有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呐。

杨复生 (将信将疑) 她是谁?

曾瘦公 (声) 她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白萍。

杨复生 (愕然) 白萍! (不信地) 你意思说, 当年烜赫一时的白萍?

曾瘦公 (声) 除了她还有谁?

〔这时白萍自窗口走开, 弧灯骤熄。〕

杨复生 想不到她竟然会堕落——(自觉失言, 赶快改口) 我意思说: 她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曾瘦公 (声) 抽上了白面儿, 谁都可能落到这十九层地狱来的。要不然, 我也不会在这儿打公馆了。

杨复生 这么说, 这条胡同里都是道友了?

曾瘦公（声） 只有一家例外。

杨复生 哪一家？

曾瘦公（声） 隔壁王家。

〔弧灯照着中屋门口的王可望。〕

杨复生（向中屋着）门口有一个小伙子在读书的，是吗？

曾瘦公（声） 对了。他是个电料铺的学徒，新近得了肺病，没满师就回来了。

杨复生 这么年轻就害了肺病！

曾瘦公（声） 他的父亲没钱给他治病，只能让他在家里耗着。他的名字叫可望。事实上，他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

杨复生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曾瘦公（声） 他父亲做过常熟县政府的文书科长。到了香港来，找不到事。现在他是个黑市教员，替登记教师改学生的作文。

〔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王亚梅背上驮着一个两岁大的牙仔，从台阶走下来，到中屋门口。〕

王亚梅（谴责地向王可望投了一眼）哥哥，天都快黑了，还在看书！（王可望抬起眼来向她看）妈不是叫你别看么？

王可望 看书有什么关系？

王亚梅 妈说：你就是整日地看书，才会得肺病的。

王可望 得了，反正这一章已经看完了。（他合了书，干咳了两声）妈还在麻雀馆么？

王亚梅 她说，等爸爸回来就去叫她。

王可望 她手气怎么样？

王亚梅 今儿还好。起先输了足有四块钱，现在差不多翻回来了。

王可望（慨然言之）爸爸替人家改小学生的作文，一天至多赚两三块钱！（又干咳）

王亚梅（忽然想起）对了，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王可望 也许今儿卷子多了几本。

王亚梅 要是爸爸多改几本卷子，每天能赚五块钱，那就好了。

王可望 傻丫头，正式的先生每月薪水也不过几百块钱，哪来这么多钱，请人替他们改卷子呀？

王亚梅 那么爸爸为什么不做正式的老师?

王可望 这个——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的。别啰唆了,快煮饭去吧。

[他边说边拉着亚梅进屋去。曾瘦公和杨复生自左屋出来,杨拿着手册边走边记录。]

曾瘦公 屋子里闷热,我们坐在外边谈吧。

杨复生 我到九龙城寨来,还是第一次,要请你多多给我一点材料。

曾瘦公 最要紧的还是你自己的采访。(他的眼睛锐利地向杨看了一眼)你贵处是中山,是不是?

杨复生 是的。

曾瘦公 你从小就在广州念书。你的国文老师是顺德人。

杨复生 (惊奇地)你怎么知道?

曾瘦公 你说的是地道广东话,可是有一丁点中山土音,说文言的时候——比如“烜赫一时”,“堕落”——又带顺德味儿,只要用心听,就听出来了。

杨复生 啊!你的耳音真了不起。

曾瘦公 这算不了什么!

杨复生 你太客气了。

曾瘦公 你是念过新闻系的,是不是?

杨复生 你怎么猜得出来的?

曾瘦公 如果你是个混事儿的记者,你只要把刚才我说的话记下来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你一定要自己来观察。只有新闻系毕业不久的人,才有这种傻劲呀。大概你毕业还不久吧!

杨复生 是去年夏天毕业的。

曾瘦公 这就对了。你想写一篇很出色的特写,是不是?

杨复生 希望如此。所以要请您多多指教。

曾瘦公 我只能当一匹识途的老马,主要的还是你自己的观察力。如果你不嫌冒昧,我先试试你的观察力如何。(向杨看了一眼)你猜猜,我这间屋子里一共住几个人?

杨复生 (想了一下)大约有四个人。

曾瘦公 不错,这儿有四个床位,可想而知有四个人了。你再猜猜这四个人中有几个是道友?